

# 东林党

李文辉 著

上

十年心血之作  
解密东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.

# 东林党

李文辉 著

上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FENGHUANG WENYI CHUBANSHE  
JINJIANG ROAD, NANJING, CHINA 21000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林党 / 李文辉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399-9509-0

I. ①东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71181 号

书 名 东林党

---

著 者 李文辉

责任编辑 黄孝阳 牟盛洁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41

字 数 780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509-0

定 价 78.00 元 (上下册)

---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# 楔子

明，万历四十八年春，江南太湖之滨。

晨曦中，连绵起伏的群山，已显露出秀丽的纤影。不时溢出的薄雾在山峦中游弋，温温的、湿湿的、柔柔的，沿着它走过的足迹，静悄悄地吸吮着原野的芳香。

“哟嗬！小黑马！跑起来！”伴随着轻快的马蹄声，一位十多岁的少年从迷雾中钻出。脸微黑，一双圆溜溜的充满好奇的眼睛隐藏在斜飞入鬓的剑眉下，人虽小却也魁梧，不怒而威自有一股霸气。他拉紧缰绳，迅速登上峰顶，极目远眺着，露出惊讶的神情。只见那布满山间沟壑婆娑摇曳的翠竹，无边无际的似来到竹的海洋。正好有晨风吹来，顿时推起阵阵波涛。虽无千军万马奔驰于大草原上的磅礴气势，但那竹和竹之间的碰撞，叶和叶之间的喧哗，却也别有一番味道。还有那三五成群的有意无意点缀在家前屋后、河边路旁的细竹，姿态万千又秀美灵动。从没到过江南的少年，已深深陶醉在那静如处子、动如狂潮的竹海里。呵呵！江南真美。

“之沅！等等我！”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拎着一只小篮子的青年来到身边，“干嘛跑得那么快！山路湿滑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爷爷那儿怎么交代。”

“啥？你、你，你在照顾我？得了吧，不找我麻烦就谢天谢地了。”

“噢！是吗？好！哪——！我先吃了！”青年举起篮子，这是江南常见的编织很精巧的竹篮。里面有几只正冒着热气的荷叶包，随着篮子的摇动，就有一股清香溢了过来，少年的肚子顿时不争气地叫了起来。

“真香！是什么呀？”

“小笼馒头呀！无锡特产，可好吃了。”青年拿起一只放在鼻下用力吸着，夸张道，“哇！啧啧啧！真香！美味不可错过哟！”

“哦！是吗？”少年夸张地揉着肚子，一脸坏笑地凑过来。青年也不是吃素的，他警惕地把篮子放在背后严阵以待。

“好哥哥，我道歉！都快饿死了。”少年举手投降。

“哈哈！哈！”青年洋洋得意，他扔出一只，“给！小心烫着。”

少年接过，迫不及待地扔进嘴里：“哇！好烫！”他捂着嘴大叫了起来。

“叫你小心，无锡的小笼包子就是汁多。看好了！先在边上咬一个洞，慢慢吸去馅汁，再吃包子！哈！甜糯可口、肥而不腻，打嘴不放哟！”

“好了！我又不是不知道那包子好吃！只是一时大意，忘了那包汁的妙处。”

看到他狼吞虎咽的样子，青年开心地笑了：“喏，还有这个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五香茶叶蛋，闻闻看，香吧！”

“真香！”

“还有米酒呢，要不要？”

“要！”

“哈哈！不是找麻烦吧。告诉你，到了无锡，好吃好玩的东西多着呢！”

“知道啦！”

少年姓孙，名之沆。其祖父孙承宗是著名的军事家，受爷爷影响，之沆小小年纪就喜爱舞枪弄棒。怕他不在文章上用功，孙承宗决定送他去读书。

青年打扮的人叫顾燕山，二十岁左右。孙承宗去江南拜访好友，发现他病倒在山脚下，连忙救起，细问之下才知此孩姓顾，祖籍江阴，父母早亡，全靠乡邻照顾。孙承宗看他虽瘦骨伶仃却聪明伶俐，就收留了他，又因母亲在世时管他叫燕儿，就给他起名燕山，跟在之沆身边，两人比亲兄弟还亲。

之沆早就听说东林书院誉满天下，山长高攀龙是一代宗师，便求爷爷让他到无锡去看看，顺便看望爷爷的好友夏伯伯。承宗大喜，当即修书一封，让他们南下。兄弟俩渡黄河过长江，很快来到常州府境内，昨晚宿在雪堰，今天一大早往无锡赶来。

“燕山哥，东林书院名字很好听呢！”之沆咬了口包子。

“是啊，听爷爷说，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，是著名学者杨时讲学之处。杨时一生都在探求和传播理学，人称龟山先生。他与福建的罗从彦、李侗、朱熹并称‘延平四贤’。书院进门处有对联一副：此日今还再，当年道果南。它就出自龟山先生的长诗《此日不再得示同学》。”

“此日不再得，颓波住扶桑。跼跼黄小群，毛发忽已苍。愿言媚学子，共惜此日光。术业贵及时，勉之在青阳。”之沆洋洋得意。

“原来你也知道。”

“当然啰，下联也有出处，当年，杨时学成后南归，程颐亲自送他，并说：‘吾道亦随君南归也！’龟山先生仰慕江南人文荟萃，把首站定在常州、无锡，并在此讲学十八年呢。”

“那！为什么书院名叫东林呢？”

“这……爷爷没有说过。”

“寂寞莲塘七百秋，溪云庭月两悠悠。我来欲问林间道，万叠松声自唱酬。知道这首诗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真是孤陋寡闻！”见之沆翘起了嘴巴，燕山笑了，“好了，之沆！我们拜访东林书院，结果连书院的来历都不知道，要闹笑话的。听着：龟山先生十分喜欢庐山脚下的东林寺，也经常在中闲步，见山林茂密，触景生情写了《东林道上闲步》一诗。后来龟山先生到无锡讲学，见惠山林深叶茂……”

“酷似庐山对不对？”之沆抢过话头，摇头晃脑，“‘我来欲问林间道’，有林，有道，那么东呢？哦，知道了！听说东林书院是在东门，就把讲学地称为东林书院。”

“哎！倒没想到还有这种解释。”

“嘻嘻！哥！关于东林寺，你还知道什么？”

“哦！你也知道东林寺？”

“当然了！东林寺边上还有个西林寺，对不对？”之沆洋洋得意，“杨时与游酢去拜见程颐时，还有个动人的故事叫‘程门立雪’是不是？”

“呀！啧啧！看不出哟！这尊师重道的典故你也知道！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别高兴得太早，考考你，杨时在廊下立了多长时间？雪深多少？”

之沆一听，马上挺起胸，朗朗念道：“游酢、杨时决心去程颐那儿求学。初见程颐时，程颐正坐在那闭目静修。二人侍立不去，至颐醒来，门外已雪深一尺。怎么样？回答正确吧？”见燕山连连点头，之沆十分开心。想想燕山常以大哥自居，笑自己是个孩子，也该耍他一下出口怨气。于是又居心叵测地反问道：“哥！我也考考你，下一尺深的雪，要多长时间呢？”

“小鬼头！”燕山挥了一下马鞭，“杨时归老，回将乐故里后，无锡的弟子、门人为了缅怀杨时的丰功伟绩，在东林书院的遗址上建杨时祠堂。元至正十年，僧月秋潭在书院遗址旁建一座东林庵，到本朝洪武年间，先后有邑人宋子华、僧人信谅将其修葺扩大，二百余年来，东林书院遗址已成僧区了。”

“书院成了寺庙？”

“没有。有先生倡导，乡绅支持，书院已恢复了本来面目。之沆！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副槛联：风声、雨声、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；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读上句仿佛看到一群学生在认真读书，窗外那风雨声轻轻地、淅沥淅沥地打着窗外的芭蕉，呵呵！那意境是如此纯雅。读下句则让人热血、振奋！那胸中的一股激情，呵呵！”燕山兴奋地打马上山，之沆连忙策马追去。

兄弟俩登上山头，晨曦中，湖风裹着沁人肺腑的清香，层层叠叠，慢悠悠向湖边涌来；湖边的芦苇在湖风的推动下，又扑向湖岸，发出阵阵喧哗。极目远眺，水天一色，只有座座小岛梦幻似地浮在湖面上，不知彼岸在哪里。

山下传来叽叽喳喳的女孩子的声音，原来是采茶姑娘上山来了。

“请问姑娘们，到无锡怎么走哇？”燕山驱马过去。

“翻过前面的山，顺着大路一直往东就是了。”一位身穿湖绿色裙子，头包湖绿色头巾，腰间围着江南特色绣花竹裙的小姑娘，指着前方一条小路说道。

“什么？”甜糯吴语婉转动听，燕山却听不懂。看到他傻呼呼的样子，姑娘们都笑了起来。于是，小姑娘用无锡官话又说了一遍。顾燕山才回过神来，赶紧问：“远吗？”

“不远，骑马不用半个时辰就到了。”小姑娘转身专心采茶。灵巧的双手，小巧的茶篓，带着薄薄绒毛的嫩叶不断飞入篓中，从未来过江南的之沆看呆了，这些不起眼的叶子怎么那么沁润心肺。正看着，有人大叫：“前面可是孙之沆孙公子？”

“你是？”

“果然是孙公子，我是夏道林呀！”

“原来是道林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“知道你们要来，我天天都在这儿等，今天果然等着了。孙公子！爹天天在家等你们呢。”

雪浪山之所以称“雪浪”，是因为山顶经常白雪皑皑，又有太湖水扑岸卷起层层白浪。道林的家在雪浪山脚下，一个叫夏家庄的村东头。有小溪从山坳里流出，穿过村子他家门前的池塘里打个旋又向下游跑去。

池塘边有几棵柳树，看来有些年头，树高数丈，树身二人手拉手也抱不过来。长长的柳枝带着新叶垂入塘里，有蝴蝶在枝条间飞来飞去。一只大黄猫眯着眼睛趴在树干上，不时舔着自己的爪子。还有一只黑白相间的大花猫，漫不经心地来柳树下来回踱着。

池塘对面是竹林，几只母鸡带领一群小鸡在竹林里觅食，一只芦花大公鸡警惕地站在竹林边。它不时拍几下雄壮的大翅膀，弄得飞沙走石；然后再用力刨几下坚硬的地面，“吱嘎！吱嘎！”它用有力的爪子，警告这两只不怀好意的猫。

“该死的猫，昨天又叼走几只小鸡，害得娘伤心了好长时间。”

“看来该教训教训这两只猫了。”之沆取出随身携带的弹弓，捡了两粒石子扣上。只听见“嗖嗖”两声，两只猫逃得无影无踪。

“弹无虚发，之沆好功夫。”竹林里有人大声赞叹，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从竹林里走出来，原来是道林的父亲夏寄石。

“夏伯伯！”孙之沆又惊又喜。

“爹！您怎么在那儿？”

“春天嘛，山鲜多，采些蘑菇、竹笋什么的。”

“原来是之沆呀！”一位身着极普通的清淡的服饰，相貌端庄的中年妇女手提篮子从竹林里走了出来。道林一见，跳上前去抱着她的膀子：“娘，这位是之沆哥哥，这位是燕山大哥。孙公子，这是我娘。”

“婶婶！您好。”

“好个英俊小伙子！难怪道林他爹说起孙家两位公子一直赞不绝口，果然是英雄少年！”

“早盼晚盼的，今天终于来了，还不领之沆进屋。”

“果然老糊涂了，道林，快领之沆兄弟进去吧。”

夏家的庄园很朴实，白墙黛瓦，是江南最普通的那种。大门外是一块很大的场地，场上有许多凉棚，凉棚下是竹匾，上面晾着采集来的茶叶。旁边是制作坊，伙计们正忙得热火朝天。见夏老伯进门，伙计连忙端竹匾过来：“老爷！可以杀青了吗？”

夏老伯接过匾仔细检查，鲜叶已经发软，并发出清香，点点头：“开始吧。”

“杀青？”

见之沆好奇，夏老伯道：“进来看看吧。”他们一同走进去。

眼前的情景让之沆大吃一惊，只见燕山手托着大匾，飞快地跑进跑出。把茶叶摊放在匾架上后，又跑着把一篮篮的木炭拎到炉子边，看到木炭够了，马上又抢着要拉风箱。之沆惊奇得合不拢嘴，他瞪大了眼：“咦？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”

“刚刚进来。小时候经常看娘拉风箱，也曾想去拉，可惜年纪太小怎么也拉不动。今见风箱就想起娘拉风箱的样子，忍不住就想去拉一下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！”

“不要小看拉风箱哟！”夏老伯换了一身短打，走到锅旁。他试了试锅温，满意地“哼”了一声，把生茶叶倒入锅中，开始不停地翻炒着。抖、抓、扬，在舞动的双手下，叶片开始泛青。“低火！”随着夏老伯轻喝一声，道林立即减小风力，同时取出一个铁盖放在炉火中心，火苗顿时变得均匀而温和。夏老伯深吸一口气，展开双手拉开架势，边沿锅壁盘旋，边缓缓揉捻。随着道林不断改变火候，渐渐地，叶片上吐出银白色的绒毛。

“成了！”夏老伯长吁了一口气，叫来伙计继续，自己和孙家兄弟来到客厅。一会儿有伙计送新炒茶进来，给他们一一泡上。

似乎善解人意，茶叶开始盘旋并舒展出碧绿的叶、娇嫩的心，白绒绒的毫毛间，就有淡淡的绿液溢出，随后就有说不出的清香在空气中弥漫。夏老伯抿了一口，满意道：“尝尝看！这就是‘雪浪吟’，专门为书院制作的，也是老夫



最为得意的上品好茶。用二泉水冲饮，那种感觉啊，呵！呵！赛神仙呐！”

孙公子喝一口，香醇而爽口，顿时浑身舒坦，精神为之一振，不由连连称赞：“好茶！好水！不愧为雪浪吟，不愧为天下第二泉，奶奶只要提到江南，总要炫耀这名扬天下的天下第二泉，赞不绝口呢！”

饭后，夏老伯领孙公子到书房小憩。书架上放满了书，书案上摆有文房四宝，一本书正打开着。夏老伯拿起抚摸着，沉思良久，道：“沅儿，知道你爷爷为什么让你到东林书院来吗？”

“爷爷常说：‘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叫儒家思想、圣人之言，那么你就到东林书院去！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多贤良之士心系东林，那么你就到东林书院去！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天下清议归东林，那么你就到东林书院去！’所以我就来了。”

“说得好！只有到了东林书院，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天下东林！”

夏老伯家的茶不但在周边地区畅销，还要发往山东、辽宁、山西、河南等地，一家人忙坏了，不知不觉天就晚了。晚饭后，孙公子被安排在第一间客房里，也许路上劳累，也许是茶叶的清香醉人，兄弟俩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

夜深人静，远方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声。夏老伯辗转不能入眠，他走到院内，抬头凝望着那一轮高悬着的明月，似乎看到顾宪成正含笑看着自己，不由轻轻问道：“先生！八年了，您在天上过得好吗？”

夏夫人拿着一件披风过来：“又想书院的事了？”

夏老伯接过披风：“怎会忘记。书院是探索真理、研究学术的地方，东林的经世济国的教学思想，更激励了学士的心。风声、雨声、读书声，书香如此，怎么就那么恨它？恶风摧残、宵小毁之，竟令书院折于小人之手，每每想起饮恨不已！”

“有高攀龙先生主盟，有乡绅和百姓支持，书院不会被压垮。孙大人还让沅儿到无锡来，可见他是多么相信东林。老爷！夜深了，明天还要去东绛，早点休息吧！”

# 目 录

楔 子 / 1

第一章 儒林初飞 读书声声入耳  
少年立志 天下事事事关心 / 1

第二章 名教是非 无善无恶心之体  
歧义纷呈 谁能诠释四句教 / 10

第三章 居正秉国 励精图治掌乾坤  
太后驾馭 罪己诏颁布朝堂 / 25

第四章 天下为公 谁说草莽无英雄  
诏毁书院 敢冒天下大不韪 / 34

第五章 江陵离去 王阳明从祀孔庙  
万历大婚 郑贵妃独占鳌头 / 43

第六章 世风日下 堤防决人情放荡  
为争国本 君臣间咫尺天涯 / 54

第七章 三王并封 傻主意游戏群臣  
宁悍帝意 荐忠良罢仕回乡 / 64

第八章 岛国发狂 蛇吞象梦想拓疆  
迎头痛击 试看我铁壁铜墙 / 77

第九章 宫廷大火 财源竭雪上加霜  
反抗矿税 市民潮波涛汹涌 / 86

第十章 西学东渐 玛窦初遇瞿太素  
川流不息 诚意引得活水来 / 98

- 第十一章 白鹿求经 问渠哪得清如许  
有容乃大 正是海纳百川时 / 106
- 第十二章 为知本体 攀龙体味龙场驿  
探讨静修 海若赠送牡丹亭 / 116
- 第十三章 名教是非 无善无恶心之体  
社稷安危 儒家责任天下平 / 126
- 第十四章 离经叛道 千古是非入焚书  
出世恋世 钵头何必向京华 / 143
- 第十五章 西来万里 玛窦奉献交友情  
一路狂禅 卓吾魂断观音问 / 155
- 第十六章 居心叵测 妖书案风声鹤唳  
党同伐异 沈一贯首开先河 / 168
- 第十七章 洛闽中枢 程朱理学今还在  
鹿鸣东林 濂洛梁溪道果南 / 187
- 第十八章 讲学探理 天下清议归东林  
闻风响附 一股清流洗乾坤 / 197
- 第十九章 一物不知 岂不是儒者之耻  
美目寸影 勿空过与时并流 / 206
- 第二十章 春光明媚 正是出门游玩时  
烈女立传 宾尹永钉耻辱柱 / 219
- 第二十一章 由校出生 客氏有奶成皇娘  
进忠得势 痞子会玩得攀龙 / 225
- 第二十二章 越房搜卷 考场舞弊汤宾尹  
东窗事发 东林浙楚分道行 / 239
- 第二十三章 意见之歧 演绎成意气之激  
东林何罪 顾宪成魂归故里 / 246
- 第二十四章 处心积虑 诽谤天主害东林  
挺击太子 宫廷斗争再升级 / 267
- 第二十五章 振荡内廷 祸东宫不可不问  
审时度势 为社稷不可深问 / 274
- 第二十六章 光启护夷 鸪鸾本来不并鸣  
攀龙潜学 人称顾高无异辞 / 288

## 第一章

儒林初飞 读书声声入耳  
少年立志 天下事事事关心

夏老伯家的船就拴在湖湾处的柳树下，是江南常见的带篷小船，既轻快又舒服。江南多雾，春天尤甚。夏老伯他们刚上船，就有大雾席裹而来，并很快包围了小船，只一会儿头发眉毛就都湿了。

“好大的雾！”之沆取出汗巾擦拭着湿漉漉的脸与头发。

“江南水多雾气大，说来就来，说散就散。来，坐下吧。”

“夏伯伯，听说您一直陪伴在顾先生身边。”

“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日子啊！”夏老伯感慨万分，“之沆！说到老夫成为泾阳的学生，还真有一段故事呢！万历八年，我来到这个世上。家父虽经营有方，但思想上仍认为读书考取功名是正道，因此五岁就送我去塾馆读书。可是我生性贪玩，虽说也读些书，可离父亲的期望差得太远，直到十二岁那年……”

秋阳已下山，管家在村口大声喊着：“寄石！快回来！”

山沟里，寄石和他的小伙伴们正在追赶一只蟋蟀，哪里听得见半句。看蟋蟀背似蟹壳青、圆头暴牙、背宽腹紧、红爪黑翅，哇！真是极品呀！刚钻进石缝，就传出雄壮的怒吼声。小寄石屏住呼吸，小心翼翼翻开石片，找到了躲在石缝里的蟋蟀。只见它不断开合着钢牙，发出威胁的叫声，见被发现，腾空一跳，已弹出老远，躲进石缝。

“是黑青！”寄石大叫着，指挥大家封堵它所有可能逃走的路，合围上去。蟋蟀刚要跳，已被小寄石飞快合拢的小手攥住。“抓住了！抓住了！”小寄石开心地叫着，在众伙伴的簇拥下往家中跑来。

“寄儿!”一声叫唤,似一盆冷水当头泼下,父亲夏孜山站在门口。寄石的心凉了半截,他磨磨蹭蹭地走了过去。小伙伴们都有点怕这位严厉的父亲,他们偷偷地向后移着,直到退到一个大草堆后面,才慢慢伸出小脑袋。

“爹,我回来了!”寄石悄悄地把手藏在背后。

“拿着什么?”

“没什么!”小寄石伸出一只手,什么也没有。

“另一只!”夏孜山生气了,口气也严厉起来。

“真的没什么嘛!”小寄石两眼乱转,他实在舍不得那难得一见的大黑青。它正在他手中乱钻,那有力的爪子在手心快速移动,弹动着他的心弦。大概找不到出路,蟋蟀开始用它的钢牙,撕咬他那突出的肌肤,那顽强突破重围的决心告诉寄石,这蟋蟀百里挑一,小寄石痛并快乐地忍受着。突然他眼睛一亮,边上有一小草堆,于是他慢慢地蹭过去。

“磨蹭什么!”

小寄石一惊,连忙把蟋蟀抛进草丛。没想到一只芦花大公鸡快乐地叫着飞跑过来。可怜的青头黑翅大蟋蟀,还没来得及跳起,就落入公鸡口中。

“可惜了!”小伙伴们惋惜得直叫唤,知道没戏了一哄而散。小寄石冲进房间呜呜大哭,弄得夏父不知所措。

夫人来了,看着关上的房门,奇怪道:“怎么回事?”

“又去抓蟋蟀了,他这年龄……”夏孜山摇头,“人家的孩子都读大学了,他倒好,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”

“孩子野惯了,一时收不了也寻常嘛。”做娘的总有点袒护。

“不读书总是不行。”

“读书也要有天分,不然,泾阳兄弟深得爷爷的喜爱,你与进士无缘。”

“你又来了,爷爷看中泾阳是因为他读书悟性极高,稍加点拨一通百通。爷爷看中我的是经商才能,要不,怎么把他的宝贝孙女儿嫁给了我?现在你我经营茶场,活得有滋有味,有何不好?”

“是吧!寄石是否能走仕途之路,还要看他有没有此等能力,再说家中就他一个儿子,将来经营祖业,也未尝不是个好出路。”

“腹有经纶,方有出息。即使经营祖业,也应知书达礼。唉!读书确实要有天赋,寄儿是不是这块料真的很难说,你看顾家二位兄弟,那才是读书的神童呢!”

第二天一早,夏父就匆匆进了城,直到天黑才回到家,刚坐定,就吩咐寄石过来。夏母本就忐忑不安,见夏父一脸严肃地坐在那儿,连忙在一边坐着。

寄石回来了,兴高采烈。今天又捉到一只上品蟋蟀,斗了一个下午,所向披靡。彼此相约明天去雪堰挑战“雪堰王”,因此心情特好,听爹叫唤,连忙

赶过来。

“寄儿既然无所事事，去做书童吧，后天就走。”

“什么？做书童？后天就走？”夏夫人大吃一惊，宝贝儿子还不到十岁呀，她呆住了。

去当书童，远离父母？寄石可没这个思想准备。他小心翼翼地看看父亲的脸色，严肃认真，丝毫没有玩笑的意思，看来是真的了，寄石十分沮丧。呆了半晌才想起来问：“爹！到什么地方，当谁的书童？”

“跟泾阳先生，到北京去。”

原来是泾阳，夏母笑了。当然，喜上眉梢的还有小寄石。哇！到京城呢！一定得到小伙伴那儿炫耀一番。寄石憧憬着怎样迎接水生他们那羡慕的眼光。

“到那儿是去读书的，不是去玩的。你给我记住了！”见寄石欢喜的模样，想想后天就要走，夏父心一热，口气也软了下来，“寄儿！顾先生是你外曾祖父的关门学生，要不，能让你去？”

“爹！听说北京泥人很好玩呢。”寄石只对怎么玩有兴趣。

“就知道玩！”夏父气红了脸，声音也大了起来。

“老爷！寄儿就要走了。”夏母提醒。

“你给我听着！”夏父口气软了下来。

一座小小的庄园前，顾宪成正仰头看着天上的星星出神，劳作一天的顾学刚要进门，见他那神态连忙缩回了脚。儿子不过五岁，那个“为什么”似连珠炮，又似长流水，直问得父亲肚子里空空如也，只要一看到宪成作沉思状就胆战心惊。唉！不知又有什么问题来了，站在门口的顾学犹豫不决。他抬头望望那神秘的星空，摇摇头，悄悄往后门而去。

“爹回来了！”听到脚步声就知道是父亲回来了，宪成雀跃着跑过来，“爹！孩儿刚读了《三字经》，有问题请教！”顾学因好玩，经常拿《三字经》教他认字，没想到顾宪成过目不忘，没多久就背得滚瓜烂熟，现在居然开始提问了，这大出顾父意外：“噢？是什么呢？”

“《三字经》里说：三才者，天地人；三光者，日月星。爹！世界万物难道只有天、地、人称得上三才？只有日、月、星才有光？”

“这……”顾学呆住了。看来此子似乎就为读书而生，埋没了太可惜。尽管家境贫寒，顾父还是决定送宪成去几里外的邻村走读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就来的塾师周萃峰家。

“学生顾宪成，拜见周先生！”

“起来吧！”见宪成眉清目秀，聪明伶俐的样子，周萃峰对宪成第一眼的印象不错，“为什么要读书呢？”

“禀先生，学生喜欢书中的一切，天文、地理呀！还有文学呀！还有……还有……”宪成摸着头，不好意思道，“嘻嘻！学生愿先读万卷书，再行万里路。”

周萃峰啧啧称奇，连说：“好！好！有志气！去吧，你的位置在那边。”

送走顾学，周先生回到课堂里。见学子们都已经坐好，他打开课本：“学生们！你们都念过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，该学‘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’六艺，读‘四书’‘五经’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先生将一篇一篇、一段一段、逐字逐句讲给你们听。你们要努力背、认真听、认真思考。孩子们，将来如何要靠自己努力啊！”

顾宪成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，不管冬日寒风凛冽还是夏日酷暑难耐，他都是晨曦而去，夜深而归。乡邻们哪个不知道，顾家有个孩子，聪明勤奋好学。转眼到了十一岁，在周萃峰严格的教诲下，宪成不但把“四书”“五经”背熟、学透，而且无论哪一篇文章，哪一段，只要先生提问，都能知道它讲的是什么内容，并正确回答先生的提问，先生为此十分骄傲。此时，弟弟允成也已入学，那条小路上的人影，也成了两个。

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梅雨时节，雨淅淅沥沥、连绵不断，屋里屋外湿漉漉的，天气也变得阴冷，除非不得已，一家人都窝在家里。谁也没注意到泾河里摇来的一艘篷船，船上来回踱着的一位四十多岁的先生。

先生姓陈名以忠，号云浦，是位举人。见天色已晚，雨又越来越大，于是吩咐停船稍息。又听岸边小屋传来少年的读书声，忍不住走到窗前细看。呵！一间小小书屋，一张小小方桌，一盏小小的油灯照着两个摇头晃脑的孩子，一位慈祥的母亲边缝衣边细心照顾着他俩，简朴又温馨。

窗檐上的雨点落在窗外的芭蕉上，“嘭！嘭！”响着，不时有风吹过，摇曳着的烛光飘忽不定。看着映在墙上的两颗小脑袋，听着稚嫩而纯净的读书声，陈老先生一时痴了。原来，风雨声中竟别有一番动人的意境，陈老先生不由吟道：“风声、雨声、读书声，声声入耳。”还没想出下句，小屋里传来一声：“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”

噢？呀！太好了！对仗工整、立意新颖还在其次，难得这两个孩子小小年纪即有如此志向。老先生大喜，连忙喊船家来问。

“哦！南野公的二位小官呀！他们爱读书可是出了名的。乡人都说，顾家虽穷，有了宪成、允成，光宗耀祖不在早迟呢！”艄公如是说。

陈以忠频频点头。

夜已深，人已息，月色朦胧中，偶尔传来几声狗叫打破寂静。周先生手捋胡须，静静地站在窗外，仰望着星空想着什么，从他发梢上凝聚着的湿气，可

知已站了很久了。看看月儿西沉，周老先生走进来：“回家吧！明天一早还要磨豆浆，不要累坏了身子。”

“我们能行。”

“小鸡啄米似的，都快抬不起头了。来！喝点热汤。”师娘端着两碗鸡汤走进来。

“师娘，我们不饿！”

“怎么不饿？孩子长身体，馋得慌呢。快点喝了，要不师娘可要生气了！”

“谢师娘！”

喝完热汤，兄弟俩接过点好的灯笼，走向村口的小路。看着灯光下两个弱小的身影渐渐消失，师娘转过身来：“老头子，你教书多年，就这两孩子最讨人喜欢，你看他们摇头晃脑，小大人似的读书的样子，我就忍不住想亲亲。他们一走，心中空落落的，只盼着天快亮！”

“是啊！教了这么多年书，也只有这两个孩子最有出息。上次去顾家，见墙上有完成题的字：读得孔书才是乐，纵居颜巷不为贫。语虽稚嫩意却深远，小小年纪倒有远大的胸怀，可惜我已不能再教他们了。”

“不教他们了？是缺束脩吗？老头子，我太喜欢这两个孩子了，束脩不收还不行么？”

“真是老糊涂，这么好的苗子喜欢还来不及呢，会因束脩不教他们？前些日子，陈以忠先生来访，为了培养顾氏兄弟，已办学馆聘了名师张淇。怎肯埋没了？”

“你！”师娘刚开口眼泪就下来了，丈夫的话也对，不能耽搁孩子的前途。

“到底是女人家，以后常去看看不就得了。”周萃峰也有些伤感，他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下，老远一团亮点处，似乎见到两个孩子的身影在灯光下闪了一下不见了，原来已拐过村角走远了。

夜色朦胧，田埂弯弯，允成边走边抬头望星空，无限遐想：“哥！”

“嗯？”

“天上会是什么样？天之上呢？天之上之上呢？”

“不知道！哥也常问自己，天之外什么样？地之中什么样？远之古是什么样？这世界之最初呢？还有生命的起源、宇宙的起源，真的，一想到这些问题就让我心驰神往，允成！这个世界真的太神秘了！”

“哥！”

“嗯？”

“书上有解释吗？”

“没有，周敦颐知道吗？他的《太极图说》让我入迷呢。”

到家了，照应顾允成睡下后，顾宪成在烛光前打开书，翻到《易·系辞》



那一章读着：“《易》与天地准，故能弥纶天地之道，仰以观天文、俯以察地理，足故知幽明之故……”顾宪成觉得十分新奇，不由仰望窗外的日月星辰，想象着何谓天文？望着远方隐隐的山川河流，探索着何为地理？一时竟痴了。

允成翻了个身，宪成连忙帮他盖好被，挑了挑暗下来的烛芯，继续读：“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。唯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。唯几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务。”原来只要“极深”、“研几”就能通天下之志、成天下之务！宪成兴奋无比，见蜡烛快要烧尽了，连忙又读了几行：“《易》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；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……”终于，烛光完成了最后的使命，跳了几下灭了。宪成连忙躺下，心却还在想：《易》竟诠释得这样清楚，太神奇了。他翻了一个身，闭上了眼睛。

“喔！喔！喔——！”天亮了！泾溪边的一棵大树上，一只雄鸡正卖力地叫着。它是泾溪最雄壮的大公鸡，自负也很负责，每天早晨准时放声一吼，通知主人到溪边洗漱，然后给自己分配早餐。今天，它显然感觉有点不对劲，焦急地在树枝上跳来跳去。眼看第二遍报晓的时辰已到，主人还在睡觉，它决定提高声频提示：“喔！喔！喔——”这次声音更响，尾音也更长。只是从未如此用力，喉咙有点超负荷，尾音不免有点嘶哑。于是，站在圈门口的母鸡们“咕咕”“咯咯”乱叫，远处的雄鸡更是放声嘲笑，村子里的鸡都骚动起来。看来要重新排座次了，那些觊觎头领位置的大雄鸡们开始用力拍着翅膀，战争一触即发。

骚乱惊醒了宪成，他一骨碌从床上跳起，就听见有人叫他，原来是大哥性成。他告知：陈以忠先生办学馆聘张淇讲学，让宪成和四弟一同去。又说张先生德行兼备，教授细心又善于引导，你们要好好读书，别辜负了陈先生的期望！于是，顾氏兄弟进了陈以忠的家馆，来到张淇的书桌前。

“嗯，不错！”张先生很满意，“从今开始，你们要练习对对子、写文章了，努力吧。”

一晃又是几年，在张淇的教导下，顾家兄弟对文章有了很强的驾驭能力，且见解独到，张淇常常引以为豪。不过，近来常见宪成游猎诸子百家，这让他担心。诸子百家中有很多杂学异端，若不引入正经善道，定会影响他们一生。看来，宪成该习举子业了，张淇抬手招宪成过来。

此时的顾宪成已是青年才俊，沉稳而自信，儒雅而谦恭，一双清晰明亮的眼睛，疑惑地看着先生。

“为师想让你到石澄泉先生那儿继续学业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顾宪成听说大吃一惊：“先生！是宪成做错了什么？”

“不！恰好相反，你该习举子业了。石先生是位学养深厚之人，由他教导